



831307

夏峯先生集卷之七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書啟

寄魏交讓

每念令大父令先君純忠至孝前代無兩僕以燕南老
腐儒得親見古人竊自幸矣癸未令先叔復惠手書敘
兩家家世存亡生死之誼九字字令人悽惻不意時未
幾而鼎沸林枯世事遂至於此僕病困衰遲旣不能采
薇西山垂綸東海又復不能黃冠遜世渡江遠訪故人
夏峯集 卷七 一
亦足羞矣因便檄附數行以通世好張于度鹿靜觀皆
公家先世舊交也各屬一通音問

與茅師忠

時勢至此言念令先君有志未竟每讀遺文或憶舊語
未嘗不泣下沾襟也何意令兄亦竟夭逝記丙子從父
勤王此段偉槩殊深痛惜前牧老有字謂其內君欲攜
令妹北來聯婚姻之誼僕爲舉手加額未幾內君不來
牧老且去僕衰遲病困非樵非漁旣不能采薇西山垂
綸東海而攜病妻穉子張空拳冒白刃徒步三千里渡



江之心雖切而目前情勢實有未能亦有未便也不能者不俟言未便者老身一旦遠去羣口議之矣須幼子稍長就婚有期相機遣會庶有辭耳

與杜君異

僕嘗謂世界之壞人心爲之也。試觀今日之世界不必問今日之人心。觀今日之人心。固應有今日之世界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人人親長而天下平邇來人心何如哉素不長於行不習父兄之教者不必言所稱禮義之家詩書之子而不親不遜之極滿腔

夏峯集

卷七

二

恣睢百事乖謬比比而是目擊心傷真可痛哭昨國鎮過渥城留數日同志聚首禮讓殷殷謂此地猶存幾希一線僕謂天地生機原無漸滅之日聖人復起教化大行亦不過因人心而開錮蔽豈能增所未有而益所本無哉只同心寥落無毅然抵擋流俗之願間有一二志氣開拔而依稀之天光未卽充擴恍惚之意氣未能堅據正須得學識凝定爲夙昔所企慕者蚤暮開發鼓舞庶其有益而足下相隔既遠出門非易而一二同人亦以出門不勇未卽趨訪遂成終年違闊耳憶昔江干星

聚勝友雲集主盟者猶致慨于真實學道之無人念及此滿目淒其遍身汗下此意想足下亦不容一日不在念也

示諸子姪暨諸孫

爾等既在祠堂讀書蚤聞當歛容肅揖晚退亦然朔望日當焚香叩拜儼然祖父在上開闔痰唾皆不可肆意神主坐次宜潔宜清則生者之倫序自不忍紊入孝出弟興仁興讓有此佳子弟方無愧賢父兄我家之祖既稱爲佛兒子若孫不孝不友不仁不讓豈不玷辱祖宗

夏峯集

卷七

三

余病困遠在三十里外不能蚤晚焚修爾輩個個有尊祖敬宗之心則老懷可以自慰矣爾等莫視作泛常之言

示望兒

余四十三年在病病胃病目病臂飲食寢處於斯已覺相忘然亦惟病遂寡營且得閒則病之益我良多我之得力於病不敢忘也爾病已二年兩次歸來四目欲斷今氣體漸復飲食漸壯子疾有瘳親心之悅可知倘亦有得力于病者耶病中苦楚人不能代病中修攝人不

能知此可爲達者言也吾家大小俱多病不能不係我心且以一家長幼衆多人之病攢而爲一人之病病之苦較貧更苦貧與病一時俱不能解免而此趣彌覺雋永則非叟之所敢承也偶因爾病減拈此志喜并志勉

有人口與高薦馨王五修其病發而問

渥志已刻完皆借二仲同心之助也昨忽於張氏殘板

中得睢甯令張君汝貞廬墓記一幅其事歷歷可考先

丁內艱廬墓三月以父南川公命歸家再丁外艱力疾

枕塊自萬曆庚子二月至壬寅五月服闋兒燃輩迎之

夏峯集

卷七

四

還家請主人祠中間備述棺槨衣衾灰隔誌表等項無一不曲盡心力真所稱當大事其人與乃三月以來同事諸君無一人及之者昨詢於衆僉曰睢甯不修小節曾於墓上與人飲酒又云其子有不自愛者此二事久在人口頰况今門戶頹敗其誰過而問焉噫此豈足以抹殺睢甯生平哉居喪一事飲酒食肉其小者耳大者在不御內况墓上飲酒亦飲酒之過非睢甯之過也至子之不才從來英雄豪傑誰能自保未聞房立齡楊士奇遂以此貶賢耳門戶頹敗正望我輩扶持獨合此君

寂寞九原於此君闐然獨盡不求人知之心正自無損我輩闡幽之謂何目前既無及矣此事僕與薦馨同負愧焉五修志士也他日定爲此中風教領袖不可不知此段因緣偶書附記室當公案一則

與新安諸親友

誌已報竣僕初與二三同人所期許者終有違也未免負愧非敢謂初絕無畏罪趨時之念如先輩舊文而有刪者便因功令森嚴何取於馮河暴虎故暫刪之見一時畏罪之意至如稱某人孝弟某人義行皆有可據斷非不虞後遂以畏罪之念而畏之於不必畏趨時之念趨之于不必趨則可笑矣此志底本鮮有存者僕初以此稿付首事曾云此後之去取增減不敢聞命同志君子觀此當自有知我心者

復刁非有

讀手字宛見鬚眉數年夢想於焉一快至有志於儒者一段真切懇至具見近裏着已工夫僕五十年論交自鹿伯順外目中罕見其比讀書做事與人三者已得要領窮理二字是一了百當語胸中朗徹筆底痛快尙煩

問不能問寡耶。此道儘有口間分曉。而指躬多不踏實。或矜激于一時。而旁搖內亂。終難策勲於末路。此眞實學人。所以難見也。道丈孤標猛力磨練已久。惠來諸作一節已槩全體。然僕平生以友朋爲性命。十數年二百里得吾丈一人焉。敢不盡撤忌諱。以畢愚衷乎。半生作客家園。久踈儲淚。一升悲世事。減愁三尺看君書。時勢旣不可言。一人足以不恨。不能不於道丈有厚望焉。

復謝元明

鴻寶先生以忠魂領袖一代。當歸櫬時。卽知有台仁之

夏峯集

卷七

六

經紀其事也。私心已切嚮往。後讀和王孺詩。向之企慕其人者。若恍然見其面。薦馨來惠表忠二刻。字字爲詣。君寫生遂恍然見其心矣。當世之孤鳳潛龍先生。其庶幾乎弟不肖。衰遲病困久矣。浮家於山岑水湄。世緣已絕。無奈湯火日甚。故園不可居。今已攜家南徙。次且於眞定道中。漸圖渡江。但筇短途長。不知何時可抵茗上。與台仁一傾倒耳。

答故園親友

與我親友別有日矣。一旦棄墳墓。離親戚。扶老攜幼流

移于千里外豈得已哉清夜回環蹈東海餓西山蓋有所以驅之者耳僕不自揣勿登賢書事多孟浪罔知用下敬上之宜猥守不見諸侯之義因習成性今將六十年幸此中諸侯大夫亦恕其狂妄反隆用上敬下之誼遠邇相安因得率諸孺子耕蘇嶺之田釣百泉之魚薦蘋藻于公和康節祠下而論異代之交此可以娛老但念故園知己相隔既遠晤教難期諸君子各努力自愛吾鄉靜修忠愍兩先生而後孫文忠鹿忠節接踵作千秋偉人我輩親師取友固不煩遠求之天下求之前古也

夏峯集

卷七

七

寄王譽之

太公與申之早得一來何等有趣一番古道庶不落俗今未免負愧僕所爲夢寐不懶耳道丈用意篤厚立規宏遠自是當世偉男子然非研精學問便直是血氣用事大約學道之人須得枯稿一番方有著躋立身之處申之見解已極分曉既得同人之助當益自策勵病叟借光非淺

寄董正誼

千餘里來喜得橋梓以親見古人爲快手教至侯仲嘉
適有字來策勵切至猶之乎足下勉勉不怠之意同志
有人此道不孤大抵學問一事只是求慊此心此心得
慊無限悅無限樂然須緊緊防一愠字枯寂冷淡熬熬
不過便起怨尤廢半途敗末路者大率坐此足下猛力
精心已得于見端之始勿忘勿助當奉足下作四字箴
也

寄侯仲嘉

別來千餘里過蔓城得董正誼其人者真足下一流僕

夏峯集

卷七

八

以平昔與足下語語之渠爲躍然手札到日正誼字來
復述所以與足下語二君素在心識久不相聞何一旦
寄思同時而至此見我輩聲氣之通不約而合喜甚慰
甚評史功課此中定自有得許候賜教酬應紛紜不及
多布歷落幽人致艱危賢者心當以此二語爲贈

復李彝卿

當世有心人安得如公麟其人者玩世之難難於傲世
恨別去恩惠不得握手一深談耳廻環手教處已處人
不知幾經斟酌學問於此時正是動心忍性豈可輕易

錯過總之我輩做人只問有不負人之我安得問不負我之人。經一番負我。便當進一番處人。此却是人生最得力處。只今一意下帷。亦是妙事。

寄王五修

大河南北二千里。聲氣之人不乏。而真實向學者。指未敢輕屈也。古人千里猶比肩。誠非虛語言。念及此。我輩益不容不自勉耳。此時只以不見人之不是。爲第一義處。已處人在家在外。俱當如此。僕邇來頗知於此用功。然未免有是己非人之意。莫視此語太平易也。幸致席之。聞訪國鎮。想能有所發明乎。我輩學問要日新也。

夏峯集

卷七

九

寄李符夢

每讀手字切切以學問爲事。牽我千里停雲之思。竊念此事。患不信。患不肯實實下工夫。果能信而下工夫。五經四書。皆我註腳。夫豈他求。千聖萬賢。亦豈有異道哉。千里來讀書人不少。而讀一字。識一字。識一字。行一字。恐萬里亦不多見其人也。

寄王生洲

相別十餘年。相隔數千里。死生流離艱難險阻。不忍聞。

不忍言景沂來握手對泣慟定追思恍在夢中竊意古
來純忠大義不一途應死而死則死有攸當應遁而遁
則遁有攸當此微篋比干所以同歸于仁也老親翁平
時諫草多偉論迄時際棟橈飄然遠逝可爲一代殊絕
人物亦復何恨獨弟苟延殘喘無足重輕殊可愧也弟
未出門先二兄已作古甫至蘇門老妻復客死歸櫬不
能圖寄葬蘇門之側亦不知何處是安土也天人之際
其幾甚微在近不能窺遠在遠則可以測近景沂洞悉
此機親翁一身儘自寬綽聞近讀易憂患之餘定有所
得恨無由一聞緒論弟曩與霞表論說大旨亦稍有入
處友人每有下問者嘗使質之霞表弟笑謂三無道人
卽昔之龍潭老人也

復張元微

相別數載數千里外人情風俗山川雲物得之目擊者
多矣良朋佳景固足豁人胸臆卽不然者亦借爲磨礪
身心之地所謂善不善皆吾師只在此心有實受益處
此番遭際倍經動忍可卜識力堅定僕出門拂亂不堪
言然不忘溝壑一念未嘗退轉也

答馬玉筍

數語闡遜字之義甚悉可謂身體之矣學問總途聖賢要訣當下立盡確乎不拔直從此認得真守得定便是知行合一功夫承示此一段大消息快甚快甚正欲取郎君家字一覽讀之喜極是父是子端非偶然也

報張湛虛

先生學深力大偶拈一節全體具見卽如小譜庸淺俚言耳而奇思偉論盡供筆下此自是先生高襟遠識舉頭天外小譜豈足以當之至如不可奪匹夫之身先生

夏峯集

卷七

十一

望我者深而攜我者至矣念庵之學近裏着已痛除將就冒認姚江後萬不可少之人龍谿太廓大亦佛亦仙正借此縝密謹嚴以抵此流派耳僕三十年服膺此老先生讀其文定得力其人病骨畏寒恨不能縮地與先生一傾倒耳

寄王完虛

蘇門山自公和長嘯而後世便以爲神仙所居老兄神仙中人也不過此一遊豈非欠事弟邇來移居村莊督諸子若孫農樵爲業乃知苟全性命正未易言武侯平

生澹靜之人。而能苟全性命。非大領略。鮮克有濟。弟衰暮之年。食指日衆。且迂拙不合時宜。溝壑不忘。素頗有志。想天有意。玉成之耳。

東三無道人

霜寒淫雨。頗爲減興。弟村居獨喜。得一煖榻。兩穉子共眠。食憶城中絕薪時。正爾不能得者。今偶得之。便有無限受享。乃知士不長飢。長寒。不知一飽一煖之樂。則飽煖亦豈有一定分數哉。嫂姪已到。怯寒不能往視。未審薪水可繼否。

夏峯集

卷七

三

寄薛行塢

某衰病腐儒。暫偷視息。令親陳老公祖奉詔舉逸。謬及謏陋。慙竦何言。憶主爵者。慎重名器。爵自不及。惡德邇復聞有起送來京之旨。益切愧汗。此段殊恩曠典。不問而知。出先生意。知己之感。筆舌莫罄。向來種種一念。自知甚明。且人以賢者相待。自宜退處。于不肖况原非賢者之身乎。年近七旬。日病一日。耳目昏聩。蹒跚偃臥。夏峯卽城中難于一往。勢必不能赴闕。區區鄙情。先生自悉之。而督撫按諸上臺。或未之悉也。望先生預爲一言。

所謂成我等於生我

復劉瀛洲

前函甫行復有起送來京之旨益切愧汗菲躬不敢邀殊榮辱國典經經一念自知甚明且人以賢者相待自宜退處于不肖况原非賢者之身乎今年逾七旬日衰一日龔噴之狀大非從前晤對時景况手教以濟世爲吾儒之大弟嘗謂樹遁世之藩籬差慰藏拙之門戶從來處士而蹈虛聲昧生平而鮮實用倘冒昧一出勢必狼狽而返當事既愛而器之老親臺與行老諸公爲弟

夏峯集

卷七

七

籌之使某得遂麋鹿之性亦所以成當事知人之明也

答耿保汝

賊去覓子前言已恐不虞其未徹覽也復承相質云逐外賊易逐家賊難此見邇來用功漸次近裏至內外無賊純是太平景象此是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境界功力未易言然須有此志先立乎其大則小不能奪仍時時刻刻嚴省默察令賊無隙而入久之自有水流花開鳶飛魚躍之意功力到此火不能焚水不能溺貧自不能累人令兄之貧亦時勢使然水到渠成何庸過慮答問

一事只宜行所無事不必苛論人心一不答我先已有
挾賢之意矣學問之道全要虛心懼好勝此正所謂家
賊不可不急逐也

復王五修

人生至樂莫過以管鮑交而締朱陳好此中滋味談之
口芬而况身享之者乎博兒得與賢契結此良緣不獨
爲亡妻無寒盟而識闇力薄所仰借於戚友之來助者
又甯有窮期耶僕平生自謂識一貧字到得空乏拂亂
時始覺無怨之難邇復欲識一忍字而愚夫愚婦一言
夏峯集
卷七
四
相觸便至動心則向之自謂無是病者皆此心潛隱未
發一日萌動復如前茂叔且不敢信明道無獵心况其
下焉者乎頽齡氣惰所望友朋輔助者愈切惜此中未
有可深言者門下往來鄒魯間獨無意於豫乎念之念
之

報陳渾水

某衰病腐儒謬承大疏齒及遽蒙起送顧某何人邀此
異數感恩知己兩念並切但以流寓朽樵未敢以尺牘
奏謝已托友人轉致下懷不謂復蒙翰諭至勞公勇惠

顧山中所望於幽人者過高而補牘以請蒲輪廷議以延綺皓曠古殊寵豈宜輕施于菲德之人然既承國士相遇不敢不披衷以陳某五十餘年老資書未嘗就一官跡似於隱然實非隱也病也平生多病兼短於才不得不以邱壑相安倘不自揣冒昧一出勢必狼狽而歸區區不足惜不重爲老公祖知人之誦乎年逾七十終老烟霞得藏一日之拙正所以報明公千載之知遇也筆不盡者公勇悉之

答如是道人

夏峯集

卷七

七

連日讀諸刻先生之學力深矣艱苦憂虞百經閱歷故能破除世間一切聲華嗜慾而獨成一如是道人也從古英雄回首如范少伯張子房泛舟西湖追蹤赤松自是大討便宜人若梁公之事女主從容於狐粉清媚之側而血誠淋漓如月落汚池而月體自如是其皓潔也少伯如是子房如是梁公如是是一是二是三知如是道人定不作歧觀也

寄故園子弟親知

連年爲瘴鬼磨弄咎在與小人爲緣氣志未清陰陽未

調今歲霖雨過甚茅屋風雨不避而傭人與頭畜無處
安置當此時仁民愛物之心勃然而動卽欲推於皆備
之外不可得予平日因心血太少遂爾思慮偏多當病
時火益盛思益熾夢固夢醒亦若夢童稚時父母膝前
兄若弟啼笑光景依然在目平昔交善之人時握手追
隨不知此身爲七十老人也不知此身在千里外也因
悟黃粱夢片刻盡生平百年旦暮千里同堂原非謬語
耳眼前病勢似平只心跳不止思多出位乃知古人慎
思近思爲切已著裏工夫尼父忘寢食以思姬公繼日
夜以思皆非無畔岸而少溢于位之外也何思何慮總
自近與慎始然而未易言也偶拈一聯云斷應酬之詩
文以休吾慮除微細之煩惱以甯吾神嗣後日服此藥
勿斃

答刁非有

千里得一士猶比肩僕出門四載所得無幾而符夢云
亡失我良友迄今言之不禁淒斷年兄學古有獲大河
南北寶罕其儔大江以南聞有其人而未得目覩豈敢
輕言天下士手教天人理欲關頭看的去究竟做不去

此見近裏著已做工夫故覺有半上落下一暴十寒正
可以砥淺學滿假之病前從符夢日悉潛龍之人真所
稱高隱士僕病叟耳學未有成爲儒而腐豈堪同日語
耶邇張湛虛欲訂社於懷衛彰之間如昔諸者之所以
奉康節者僕念康節內聖外王之學胸次足以包諸者
本領足以裁諸者固無所不可僕多病不耐應酬而器
隘眼前地步不能寬區區之病不能自醫豈能醫人之
病歸里未卜何日晤面亦難預期學問一事寥寥乏人
望年兄努力

夏峯集

卷七

七

寄賀宣三

出門原爲尋師友共證性命三載棲遲所見惟蘇山蘇
水而已張湛老雅相念欲與同人結社於懷衛彰之間
做昔諸者於康節故事弟甚愧之然已許農事告竣或
偷數日之間一過塗上兼晤函樓主人不謂天陡寒復
成虛願明春情興又不知何如張達老亦相期弟念此
公年近八十弟來歲逾七旬亦亟思一見憶昔年遊京
師吉水無錫關中三先生同登講席稍涉遲回遂爾錯
過猶意天下大矣真儒應自接踵當今之世繼三先生

而起者誰乎不敢謂海內無人然百問不如一見何時握手當圖一傾倒也

寄金瑞枝

白雲深處閒人少得與令郎聯床話夜大慰素懷甲申之難吾郡千古異慘亦千古異烈僕私心欲筆而識之存此一段遺史恨毫荒寡昧未若足下身在患難中親見當日諸紳矜士女慘死情狀董狐之筆非學古有獲者其誰望焉日月迅速一時之信轉盼成疑訛傳既久遂至失真此事不可不速成亦仁人君子報稱上天之

夏峯集

卷七

六

一念也

寄張蓬軒

客歲得披光霽至善之旨觸處流行如夢者得覺醉者得醒歸途爲礮聲震耳今逾年矣一官不靈通體皆病前曾約一歲一登堂緣分淺薄似難預卜程子云不學便老而衰某服膺台教自不敢以衰遲廢學宗傳一編較前又爲增減錄去請正未審當否嘗憶先生言建安沒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江沒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此對證鍼砭今舉世皆病而實者日益補虛者日益

洩求其愈。自不可得。且并其虛實莫辨。雖有良劑。將安施乎。後渠集呈上。後渠學問甚正。特於青田擠之太過。先生以爲何如。

又

某幼而讀書。謹守程朱之訓。然于陸王亦甚喜之。三十年來。輯有宗傳一編。識大識小。莫不有孔子之道。小德之川流也。及領指示。覺人繁派淆殊。非傳宗之旨。故止存周張二程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標曰傳宗錄。然于舊所彙者。終不敢有散佚也。若云付梓。淺學曲識。不

夏峯集

卷七

九

能自信。烏能信天下後世。又念宋文憲方正學根極理。要開我明道學之傳。復彙數人爲一編。內雖有學焉而未純者。要皆各具一得。錄以備考。皆欲攜以就正。恨未得各家全書零星收錄。不成片段。邇于同志中。得兩人焉。一守建安。一守姚江。某嘗舉先生建安沒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江沒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守建安者。謂建安何病。病在姚江之支離。守姚江者。亦極言姚江無病。其守之專而衛之嚴。兩人固各守師說。不至流爲陳相。但未免虛益虛實益實。倘于先生之言。更有會焉。

且于陳良有光矣。孔子教人之法。孟子教人之法。雖稍有異。朱則成其爲朱。陸則成其爲陸。聖賢豪傑。豪傑聖賢。卽有不同。亦不失建安姚江面目。又何病焉。某謂學人不宜有心立異。亦不必著意求同。若先儒無同異。後儒何處著眼。試看從古帝王賢聖放伐。不同于揖讓。清不同于任。任不同於和。清任和不同於時。殷之三仁。所生之時同。所事之主同。而或去或奴或死。判然不同。亦各存其所見而已矣。先生云。少墟之方。南臯之圓。不能圓其所方。方其所圓。則圓可也。方可也。如毀方而圓。便

夏峯集

卷七

三

非豪傑本色。札中見教者。卽姚江復生。指天泉四無之說。亦當拜直諫之益。間嘗思之。固不敢含糊一家之言。亦不敢調停兩是之念。不墜之緒。卽剝喪蔑貞。必存乎其人。譬之適都者。雖南北之異。遠近之殊。要必以同歸爲止。總之學以尼山爲宗。孟氏不同道。姑舍是。乃所願獨學孔子。論性之原。孔曰性相近。孟曰性善。孔子道其全。孟子指其本。孔子謹于習。孟子克其端。兩義互資。此正尼山大中至正。一無所倚。非純乎天而人不與者。其誰能之。今遵建安者。痛除頓悟。以爲顏子極仰鑽之勞。

斯見卓爾。曾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悟出于頓。人已隔判。事物遺棄。聖賢之傳授無之。不知頓從漸來。無漸何頓。可言天下之歸于一日。正以有克復之漸也。吾道之貫於一唯正。以有忠恕之漸也。紫陽亦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何嘗非頓悟乎。用力在平時。收功在一旦。漸者下學也。頓者上達也。不可以分言。則頓之非虛。而漸之非實。當不作歧觀矣。

又

某從事於學有年矣。知其不可。不敢強蹈之。知其可不

夏峯集

卷七

三

能允蹈之。如澄心定氣。亦迫思與真性相見。然靜坐時。未免有朋從之擾。所云恍有一不發之體。凝然於無聲無臭之地。發未發皆見之。殆星淵矣。明知此處。他人難以著力。而神情捍格。豈容易認。故求此言之無滲漏。猶緩而求此心之無沾滯。更急有一事焉。洞知其不足動念也。而發不及覺。卽日用或可相忘也。而夢寐或牽之。乃知根源之地。纖毫未淨。難以語學。前歲見先生所性之蘊。周微四體。故立言之精絕。不留幾微疑似。以啟爭端。大札詳示。及質疑四則。俱得豁然矣。大中刪改。可謂

益精益求精。非前此粗而今始精也。前此疎而今始密也。數年後。安知不今見爲精者。後又見爲粗乎。今見爲密者。後又見爲疎乎。總之道無終窮。學自與之無終窮耳。

寄杜君異

吾鄉人來無不仰親丈之高。無不憐親丈之苦。至有形容顛顛大非曩時。僕明歲擬歸家。展墓相見。時當更憐衰朽之顛顛耳。令師認理提綱。海內學人無不推重。但篇章太簡復益。以說約二十餘則。昨立兒又有述聞十餘則。望兒二十餘則。僕謂師說久湮。大家拈出。面目一

夏峯集

卷七

三

新是亦我輩傳習之功。首身之一也。因構斯歸敬以告親丈與國鎮。

答王五修

字中俱見真切用工。非口頭襲取也。疑者悟之門。固深喜吾子之有此疑也。不覩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此不待問而知。陽明日。見得真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是合本體工夫而一之也。初學未能合一。須認得本體分明。實實下手作工夫。久之方得融成一片。不覩不聞。人人有此本體。而真實作戒懼工夫。

須是至誠至聖之人。無工夫。是無本體也。錢緒山數年
用功。始信本體工夫合一。見得未真。終難冒認。所疑戒
慎恐懼中。有許多兢業。本體何在。不覩不聞中。聲臭俱
無。工夫何著。此正是當年緒山實詣。作工夫處。只循此
戒懼。久而靡間。將見兢業忘。而本體日充。聲臭泯。而工
夫轉密。尙何本體工夫之兩歧哉。陽明又有言。合得本
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亦是此意。

又

前字云。白沙謂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

夏峯集

卷七

三

處不知著甚麼去。養端倪。是甚麼東西。商量個甚麼物
事。此見五修學力真切。從源頭處理會。這段了達。便無
隔礙。人生千營百慮。無論有事無事。勞擾紛馳。求一刻
之靜。不可得。念菴云。知止所以歸靜也。非用戒懼功夫。
烏能知所止乎。能知止。則勿忘勿助。魚躍鸞飛。日用之
行習。皆天地之著察。所謂養出端倪者。此也。方有商量
者。此也。晦翁教人。看未發前氣象。亦是對歸靜之人說。
此中光景。體認久自知之。

前接光霽極蒙延欸最是人所棘手時獨能脫然行所
無事謂是元公明道一流人恨相隔遠山中筒寄未便
不謂學道君子虛懷益甚於悲天憫人之際益切事賢
友仁之思僕卽衰朽何敢負此下問區區所望於使君
者正自有桂陽上元之榜樣在學優而仕仕優而學猶
歧言之對簿書則學在簿書也對獄訟則學在獄訟也
所謂德在民上明新民正所以明德已在百姓上修安
百姓正所以修己昔人因事鍊心今人驅心役事須學
有主宰故能有事若無事錯節盤根正別利器吾儒中
得陽明大爲吐氣庶理學經濟不分二事僕生長北方
見固一隅少而有志老無所成年來與二三同人輯有
諸儒語錄一編偶同人攜之會稽得獻汝評定闢發匡
我不逮繼而念宗傳二字甯嚴勿濫顏淵死而孔子之
道不傳曾子外餘不得與又於諸儒中標十一子別爲
一選俱無副本路遠不便寄錄其姓名暨所評請教某
雖耄親師取友素切於中豈敢忘誨我之德

寄范箕生

壬午相別於今十五年矣不奉手教又復三年流離數

載行年七十有三耳聾之後眼益暗聲復啞積廢不堪
自對豈堪對人回首舊遊每憶與君家暨江村祖孫父
子兩家託契四世爲驩此段奇緣古今罕有當友道凌
夷時向同人敘述聞者莫不企慕思得古人交數冊以
勵積風臺下得無意乎伯順集經大手選定構斯歸里
屬之索選目與大序不知曾晤否認眞草壯歲以前文
字以節見猶有應酬之文三歸草多晚年見道語范質
公刻之南都未及傳而板已灰燼天耶人耶言之浩嘆
不知大手所選定者亦合三歸草否客傳足下日夕讀
夏峯集

卷七

七

書尙父稟稟敬義之誠武公拳拳切磋之章古人耄而
好學二老爲最近見逢老年八十矣手不釋卷刁非有
不赴公車而讀書之興愈銳僕嘗借以自儆誠見不學
便老而衰尙冀足下有以發吾覆也

與楊猶龍

子與氏論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是爲自己擡地步存此
一段道理蓋貴原有階級可循名分足據若賢則多將
就冒認予知自雄者耳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誰堪之
不肖垂髫有志白首無成今聾噴自廢絕無可齒於賢

豪長者不謂足下誤有聽聞不以朽拙見棄弟自忖無毫分可當明德祇魂夢不安耳中州人物考一編昨已請教大河以南諸君子卽不得其全集郡誌中可得其概吾鄉節義一流自不讓人而理學一科靜修先生其主盟也既肇自明代則元人不宜列而鹿乾岳之外聞有喬還一止見說易一書其生平亦未悉也又有李仲仁名天麟者素讀其平談一編學極醇亦不得詳其履所稱經濟者雖有數人但一人之間見亦未敢盡憑足下眾正之宗其好善一念真足優於天下弟五十年來所得交於正人君子皆不能過見今具一節一目者皆樂游冶鑄之中則吾鄉前輩勿濫勿遺不問而知爲先生意中事也

與李霖九

弟嘗謂風俗之厚士君子與有責焉就蘇門論史稱姚許化民成俗夫所謂化成者必其興孝與弟興仁興讓者也以觀今日民猶是民俗猶是俗而化未成者無姚許其人故耳弟輩衰朽腐儒有姚許之心無姚許之力執事則心與力而俱足者也兩河士子皆公門桃李弟

數年來聞此中人士莫不極稱水鑑凡素在提拔各切知已之感所逡巡而未肯輕謁龍門者因試士之體原肅諸生自不敢以讎見昨聞公望一六兩生承延款而河士喁喁向風執事一鼓舞提撕之此中前輩理學經濟俱稱有人今之士猶昔之士也其所成就豈姚許當年一方一隅者比耶昔李空同視學江右左浮邱視學畿輔不獨當時文風丕變而數十年人才皆出其門迄今談之尙凜然有生氣也此目今第一美事執事可優爲之弟輩不能也執事非不能也不爲也恃知愛之深

夏峯集

卷七

七

不覺狂妄至此

與李國華

昨博兒備述所言可以居心可以持世令人起敬聞讀法華經尙未得其趣味弟正喜其未得趣味也若得其趣味便入而不能出矣有宋諸大儒獨正叔不講佛書明道微旨每令人借口晦翁鐵板道學尙賴延平巨救游謝龜山諸君子晚年皆流入於禪此皆讀其書而得其趣者也佛氏無人倫不可以治天下文公原道之作似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闢佛家竟未有尙之者

或曰昌黎於佛恐在影響間涇陽云若其入佛之深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推弄拂去何以得稱孔氏之徒但願足下得其趣時勿爲其所奪則善矣

與魏遵陸

知統錄終於許薛紫陽以前論定矣先儒有言許平仲其今之朱紫陽乎近亦有言薛敬軒其今之許平仲乎栢鄉以紫陽集諸儒之大成故以許薛終知統元燈一線絕無兩歧僕極服其見之定而力之專也然僕所輯宗傳謂專尊朱而不敢遺陸王謂專尊陸王而不敢遺

夏峯集

卷七

七

紫陽蓋陸王乃紫陽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無相悖僕嘗謂孔子其歲功也賢之大者得春夏秋冬之一令賢之小者或二十四氣或七十二候合之而始成歲功所謂小德之川流萬殊原于一本一本散于萬殊之意謂有春夏而無秋冬可乎有秋冬而無春夏可乎有知統之教化正不可無宗傳之川流耳手教又惓惓以栢鄉與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未得合併一路此亦未免見之不大陽明是說心之體非說性之體也繼善成性性是善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可謂皆善乎

此只在陽明自信得及我輩何庸代爲置辯耶言陽明之言者豈遂爲陽明須行陽明之行心陽明之心始成其爲陽明言紫陽之言者豈遂爲紫陽須行紫陽之行心紫陽之心始成其爲紫陽我輩今日要眞實爲紫陽爲陽明非求之紫陽陽明也各從自心自性上打起全副精神隨各人之時勢身分做得滿足無遺憾方無愧紫陽與陽明無愧二子又何慙于天地何慙于孔孟乎

復魏蓮陸

接手字以去人欲存天理持之終身老夫真是喜而不

夏峯集

卷七

无

庸去欲存理人恒有之持之終身恐日月至焉者亦未敢輕言也由鷄鳴平旦而密之食息起居由食息起居而密之造次顛沛無時無事非去欲存理之會此便是自強不息之君子所云栢鄉于朱王不無抑揚此正見栢鄉之定力昔陽明于羅整庵手書面論倍爲詳切而整庵之守朱說益堅兩人者固各有得也不必強而同也僕患遵紫陽者不能盡紫陽能盡紫陽又復何憾我輩今日特似乎遵王王與朱不同大段在格物栢鄉所彙格物冊僕閱之爲一說兩賢之大旨固未嘗不合也

後之學者乏融通之見。失原初之旨。支上生支。遂成歧路。若其當初八字着脚。眞實理會做工夫。有何不同乎。我輩既有此志。先以虛心爲主。威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近儒有言。看古人於異處。正好著眼。今日試於異處。而加體認之功。可以見吾心之所主矣。栢鄉公又云。於寬收之中。而嚴析之。僕極服膺此言。老年精力衰耗。而求益之心。無時自懈。感栢鄉提攜殷切。眞可以助我不逮也。

答常二河

夏峯集

卷七

三

辱問致知格物異同。只緣朱子補傳。陽明復古本。遂成聚訟。今就格物而論。朱子謂窮理。陽明謂爲善去惡。是格物某嘗思之。朱子謂理有未明。則知有未盡。若偏以窮理屬知也。又曰。凡物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于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己。遠而至于物。則物之理。不異于人。由此言之。亦是求理于心。非就事物而求其理也。豈如後人向一草一木。而求其理乎。陽明謂格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始極其明。如事父不成。向父上尋箇事的道理。只盡吾心之孝。此固是求理于

心然欲爲善去惡舍窮理又何由辨乎窮理正爲善去惡功夫總之窮理者聖學之首事正物者聖學之結局某與吾友鹿江村論格物朱王入門原有不同及其歸也總不外知之明處之當而已至用功先後雖有次序其實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爲物不離平治修齊誠正以爲格也此處求信于心共偕天道而已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後之儒者羣起而攻之陽明所言蓋心也非性也心性必不容分而才情相去倍蓰什伯千萬亦必欲強而同之乎來教謂孟子言性善指天命之性

夏峯集

卷七

三

而言而陽明指其心寂然不動時言也夫心當寂然不動有何善惡之可名而天命之性自在其中正與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穩合此卽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固各有指必以其辭求之不幾類荀子性惡之說乎大凡我心未化自謂爲孔孟固藩籬而訟之聚也滋甚我輩惟虛心而體認之不必向人問津梁也

寄三無道人

居恆每聞人嘆世情之薄蓋我有所求于人而人不能副其求以此論厚薄天下無有不薄者矣弟出遊已四

月到處人情貼合風俗人心雖澆漓之極而醇氣猶在
以弟所經之地所關之人有品行之人有學問之人有
平易近人之人有孤意絕俗之人有遷善改過之人有
能詩文善議論之人種種皆與古昔不殊而歡然相接
藹然相親臨路低徊每切眷戀弟所以謂人情原未嘗
薄者此也諸人之長不拈出亦覺平平善取之皆可以
爲吾身砥礪切磋之助弟此番出門取友親賢頗覺受
益足下三無弟時奉爲心型時以告朋友人人仰三無
道人也子姪輩貧病交侵中有難處難處方是磨煉處
夏峯集

卷七

三

孝弟力田與讀書之業望時爲告教

寄丁野鶴

弟謂非忠孝人不能作詩人淵明子美是何等識趣人
謂二公深于學故深于詩子貢論學而知詩子夏論詩
而知學詩與學正不作歧觀耳黃石齋合春秋詩易三
經爲一詩之道無微不入無顯不包甯直三經自義文
周孔以來有字之書無字之理皆同條共貫其有不貫
者是異端也弟絕不知詩而與足下言詩爲足下已得

詩之趣也

復彭了凡

闕手字七日不食爲之駭愕然神氣鎮靜語語見道斷無意外之事奇字僧人傳此處路險非慣走山者不能上特遣健僕往視欲掖兄歸夏峯此中醫藥俱便俟體中稍健再作道理耳古來烈士英人值屯遭變已入仕者先君後親未入仕者先親後君各有攸當兄欲以此作首陽僕謂仍當歸首邱此亦不可不辨來字謂生死爲家常事不肯離齷求活于天地間此是何等識見仙佛聖人一齊了當矣聞之僧年甚老不必恐怖兄以一

夏峯集

卷七

三

身付之僕且相感統此致謝

報白仲調

足下英名自左忠毅建祠時已心識之繼而南北同人青梅煮酒莫不爭推盟長暨小兒歸自都門佩足下之肝腸氣誼近今未有再辱手教而眉宇神情宛宛在目中矣古人從千載下得見千載以上人其聲味之合自別有在僕生長北方爲儒而腐十餘年來舉從前矜名祇節之念盡消歸于流離患難之中今毫矣苟偷視息於蘇門他何望他又何知手教致慨於顧高劉黃而後

正人之壇坫既溷。斯道之日星久晦。深感提誨。夫世無真儒。則無事功。無節義。世而至于無事功。無節義。尙可言乎。足下大力深心。飲姜劉之藥。便能探姜劉之微勳。楊左之餘。便能吐楊左之氣。孰知奸克一時污鱗之言。翻爲正人千秋頌德之案。札中深嗟姚許之不遇。皆不免於尊官。此又未嘗論其世也。覃懷天雄之地。久隸金元。姚許世世爲金元踐土食茅之臣子。其爲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奈何以此而苛求之。吾鄉劉靜修人亦以此督過。噫。冤矣。世有今古中外。道無今古中外。旨哉。

夏峯集

卷七

三

斯言清彼願外之想。密我反身之求。斯之謂居易。斯之謂正己。斯之謂自得。斯之謂行素。一有標舉。便是的然。此中消息。何時得抵掌一盡言之。

寄西華令左公

憶乙丙之際。瑞禍滔天。喆人賈地。忠毅先生。孤標亮節。已彪炳千秋。每一念之。四十年情緒。宛在心目。當時先生與魏忠節。黃忠端。冠冕東南。人皆以爲左魏黃三先生。能有後嗣。蘿生允之。兩先生暨君家正直諸昆仲。尙得抵陪于燕臺易水之上。敦叙舊好。皆能光大前徽。迄

國變後魚雁遂杳然矣。僕漂泊百泉，已逾十載。頃聞世兄分符西華，咫尺清光，雖不能接席承顏，而聲味可遙相聞問也。偶於途次，遇貴治諸生李權，藉便附候。僕因有所感焉。自逆闖鼎革，貴治有蹈海外而不爲之臣，且耻與同姓。易李爲理，如寒石先生諱鬯和者，當世所稱。曾仲連後一人也。僕雖未及識，而然儀其風節，尙可廉頑立懦。今尙有老母在，僅一妾與兩幼孫侍晨夕。嗟嗟子全高節，至不能芘其母。此仁人君子所惻然而深念者也。僕嘗搜訪遺文，零落尤甚。世兄爲聲氣宗盟，維持

夏峯集

卷七

七

風教之事。片言懿行，多爲蒐輯，使寒石精神常在天地間，而表彰之功亦當與之俱永矣。

復劉菖石

別後相念爲勞，接手教知。邇來貧且病，使乎亦道體中不快之狀。夫世人之病，大約從憂鬱生，而憂鬱之根正在於貧。然此可以困庸流，而不可以困豪傑。昔人云：貧卽是道。文烈先生有孫而貧甚，祖德孫謀俱有光焉。此可樂而不可憂。天或有意於大賢之後，正不可以常格

論也。

致田華石

明代有大文字三篇人人知之而人人忽之太祖高皇帝臥碑一記成祖文皇帝性理一序世祖肅皇帝敬一箴咸符心學之秘直接一中之傳曩來表章無人懼其久而或晦弟欲爲註解慮衰年軟筆不足闡發萬一先生暑冷心清以斯文爲己任此事正不可輕易錯過也

答田華石

昨承下問未盡一得之愚敢因台旨而詳言之無非借

夏峯集

卷七

美

以爲求教之地凡立言有宗舉意有指弟謂閑邪以存誠先生謂誠存自無邪然亦非兩事無二功也來旨謂預存一誠自可省却許多閑邪功夫靜言思之誠何能預存曾子之忠恕一生自省用多少戒欺功夫方能有自慊之時孟子之不動心一生集義擴充長養浩然不奪於外豈一朝一夕可得到此境地欲淨理還不期存而自無不存非決盡羣陰閑邪之至豈易語此弟謂閑邪以存誠下學也先生謂誠存自無邪上達也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也上達只在下學裏以孔子之聖

而曰問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以顏子之賢而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所謂閑邪也下學也下學從入門時論也上達從成德時論也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愚故謂閑邪以存誠誠存自無邪亦非兩事無二功也要知邪非淫蕩恣肆顯與名理背叛只稍與吾性命相違拂便非所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君子戒懼慎獨致吾中致吾和去其不中不和者而誠存矣誠無妄邪者妄也留一分妄蝕一分誠兩者恒相爭勝諺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學術治術各有魔聲色

夏峯集

卷七

七

貨利從外中之然其根卻伏于內惑憂懼自內中之然其弊卻流於外至此之害周同之害和驩虞小補之害治均之皆蝕吾誠耳大人不廢閑邪之功貞婦亦禦閑邪之戒危乎微乎惟精者閑邪也惟一者存誠也允執厥中不期存而自存誠者天之道也生安不廢學利學問之事久矣無人相商故不敢不盡其愚幸直教之

復李霞表

尊札疊疊俱出肝膈愛我之深教我之至至謂矧荆棘若平柯蹈波濤如實地弟之識力自揣原未到此安敢

作欺人語耶廟堂諸公爲國家留元氣爲天下護善類
此段誠遠過前代覽栢鄉回札便見此語匪謬潛龍以
不見成德君子唯括囊無咎弟不獨用以自勉且以之
勉同人里門親友見顧者每出大札示之莫不佩卓識
偉論確乎不拔且其訝三無道人以瓦橋老布衣一旦
而升堂入室亦奇矣哉學問之事原從闢處得力親翁
三十年功在不聞不見他人烏足以知之

答陳子石

聖學只在誠意誠意只在慎獨此言與君言之四年之

夏峯集

卷七

三

前君已身體而力行之矣今復云人事繁冗向所操存
者以是荒退豈謂獨只宜於靜而不宜於動耶先儒教
在事上磨鍊若喜靜厭動豈不自誤一生君旣明知如
此又苦忙中忘了忙中天理人欲辨不眞其咎只在慎
獨工夫做之不熟耳

答趙寬夫

學者要識得一定之理又要識不定之理一定之理易
有執滯不能免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不足之理最善解
脫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恍然無疑者此

非心思之可度也。非訓詁之可解也。會得此意，則經書中任拈一句，無不可升堂入室。後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受享無窮。天地間何樂足以喻之。僕衰矣，竊有望於同人。

答錢升階

來書云：近日用求放心功夫。此一言足盡學問之道。又云：終日守此功夫，恐無長進，則不識所謂求放心矣。心何以有放也。邪念起而心始放，求放心正是時時用閑邪功夫。邪閑而誠自存，其長進孰大於是。

夏峯集

卷七

五

答陳子石

從來聖賢學問，只是一箇功夫。凡分內分外，分動分靜，說有說無，闢成兩下。總屬支離。吾文既有悟于西銘之旨，則一體萬物之中，何內何外，何動何靜，之可分與此。固吾文之所已明者，非他人代爲鬆活也。至謂本源不能洞徹，別有大病，不能洞察，此卻不然。只是愒獨功夫未到精純處耳。讀中庸末句，尚綱之詩，而識獨體之蘊焉。所謂闡然日章是也。讀潛伏而知君子慎獨之功焉。讀屋漏讀靡爭，又讀奏格，讀不顯，知君子慎獨之功之

至焉由人所不見處一步推入一步而獨體只是闡然
慎獨之功亦只是于闡處下一章字此纔是聖學之極
詣而慎獨之盡境也

復趙寬夫

學問之事只是要求自得自得則居安資深而左右逢
源纔是集義不能自得縱無破綻終是義襲前所云到
底話爲寬夫大有識力人徹底清澈不令有一事一念
之疚惡務求一箇天晴字泰此老夫所深望於良友者
此也五倫攸叙慶在太和窮達壽殤一齊掃盡自是確
論然詩書所稱一人有慶萬邦唯慶等畢竟就榮昌順
適一邊說孔之殺身成仁孟之舍生取義顏之不幸短
命於慶之理無妨畢竟不可爲慶之事耳所欲所惡所
樂俱是性命之理所謂本體皆順而功夫皆逆學問全
在逆上得力近正與同人著力講習此段

復梁以道

學問之事患無下手處故無得力處知在躬行二字上
著手便一了百當矣讀古人書有一字不明只于自己
身上體貼於古前言往行有一事不合只于自身上體

貼則不明者無不明不合者無不合所謂五經四書皆我註脚前言往行皆我陳跡我一身足以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直取之當下而足矣虞城學問真實無走作處大凡宮墻俎豆之人皆是此一條路頭賢之大者如四配儒之大者如濂溪明道則其充實而有光輝者耳

答田儕蘭

學問事此中同人津津講求漸有頭緒總之不離躬行二字口裏說一丈不如身上行一尺諺云積絲成縷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孟子

夏峯集

卷七

聖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聖大賢大儒其所深造而自得者只是一味充實之而已形著動變皆其光輝之不可掩者耳儕蘭近裏著己之意正是學人實際處勉勉不怠厥修乃來當自有一段鳶飛魚躍之意趣也老夫每以此言期諸友知不作泛視也

復蔣虎臣

宇宙原是一家人其所以不隔者總此一段生氣周徹于天高地下之間古往今來之際原無時可息無物可隔此意惟太公舌存見得故往往有上生百世下生百

世之語學問不於源頭處徹悟而逐事逐句逐人。比擬較量分門別戶。何時是宇泰天晴之會。某聞太公于三十年之前。今猶得讀其書於三十年之後。陸放翁所謂老見異書猶眼明。某竊幸鄙言不文。得附青雲矣。

復崔魯望

甲辰接芝字。固知非流俗中人也。繼而田治埏每道君豪爽爲人排難解紛。且不自居其功。更見男子風義。老夫嘗謂世多奄奄無氣之人。生平與江村先生論人。最喜此一。流謂可有爲。可與言學。竊思夫子自言發憤。夫憤何以發也。蓋人多因循苟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老將至矣。人之無成。病皆坐此。故學問之事。旣不可望之奄奄無氣之人。魯望可奮起精神。發一必爲之志。天下事奚患不成。

復李松友

手翰疊疊。極佩虛懷。反復披讀。具見操存實境界。從此培養拓充。何患不升堂入室也。人不分窮達。事不論常變。在家者以此居官者亦以此。然須認以此是何物。天地生人之根。人得之便有無窮生趣。所謂把柄在手。觸

處皆靈不在境遇上討效驗要在方寸內求自盡時時如臨深履薄便時時康莊樂土也

答湯孔伯

拂逆之來正是動忍之機會既能不亂便能獨往獨來游行自在矣居今之世把橫逆之事只看作平常以孔子所不能免者我輩何必定欲免之學問于逆處得力上蔡此語確不可易也

答尹見知

僕學不通方老而益腐近衰耄危病仆卧繩牀逾八月

夏峯集

卷七

七

雖漸有起色而奄奄遲暮無復生氣矣竊念元燈一綫生人之根係焉縱運會剝蝕此點生氣嘗布護徧滿六合八荒之內隨寓於日用飲食偶露于鳶飛魚躍然聞知者以此而見知者亦以此也復念吾鄉先賢在望後起當有所屬忽接來書讀之生機洋溢精神不隔先正有言此心此理苟同又何論南北海千古上下哉千里比隣此言洵不誣也昔和靖于程門以強毅稱僕不能窺洛學藩籬有道今日之和靖也

寄崔玉階

學問之事最怕是偏見。尤忌有勝心。偏見與執守相近。然一偏則愈執而愈成拗矣。勝心與自任相近。然一勝則愈任而愈背矣。明道曰：新法之成，大家激成。吾輩亦當分過，稍有勝心，便不肯爲此言。鹿江村有云：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聚訟數百年，至今猶紛紛也。此等處不止此兩賢要皆不識無字理，故多爲字句所障。聖人學易，全是用易之用，在天下萬世，故易之言不可爲典要，豈可于字句間求之。禹稷顏回同道而出，處異微箕比干同仁而去，就死生異比，量于字句之間，終無自得之趣，究竟成一義襲而取耳。

夏峯集

卷七

四

答趙寬夫

接來字，廻環讀之，見邇來用功近裏，著已痛除，將就冒認之習，真見本來面目。所云去一層，又有一層，此正切磋琢磨之詠，精矣。而又覺其麤也，密矣。而又覺其疎也。堯舜猶病，到底是猶病。文王未見，到底是未見。孔子何有，到底是何有。顏子之欲從末由，到底是末由。道原無盡頭，學自無了期。安得有剝盡之時耶。一味朴實，做去不落掩著，不意興氣魄，攪和其間，獨不期慎而慎，意

不期誠而誠。無時非天晴日霽之候。無處非鳶飛魚躍之機。雖與人共在塵世之中。而此心獨超萬物之表。辟面盎背。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此段趣味。全從剝處得力。剝之時。卽復之時。非兩候也。前賢議論。語語當活看。稍一執著。便成滯碍。所謂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朱陸異同。數百年聚訟。文成効諍論於紫陽。至今攻之者。不遺餘力。憶前番字中。謂新鄭所刻之書。駁者云。文成文恭。不足徒置。此不明于無字理。各伸所見。不足怪也。濂溪爲宋之大儒。而從祀獨後。安得人人盡識姚江哉。

夏峯集

卷七

巽

明史未修。儒術尙多可採。老夫嘗語同人云。不在五奎聚東井之後。此祇可爲吾文道耳。卧病經年。其苦難以告人。所幸者。一年之病。得良友數人。樂更甚於苦矣。當世士大夫。儒而歸禪者。十常四五。如適庵者。食雪山之食。衣雪山之衣。居雪山之居。而精神意想。乃專注于尼山。千百中無一焉。吾不知有心人。當何以位置適庵也。顏曾學孔子。步趣唯謹。孟子學孔子。離合而與之相究。故先儒云。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光。意興氣魄四字。再

作商量。

寄王夢翹

憶昔在江村二三同人論宰我欲短喪訝其居言語之科而爲此不中情之語江村先生云此宰我目擊讀禮者服食居處無異平時故云禮崩樂壞期可已矣蓋有激之言以警醒夫讀禮之人也子曰子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又微予以微醒夫天下後世讀禮之人耳聖賢固各有苦心若今之讀禮者甯堪宰我之一盼哉老夫乙巳曾過子石廬居其意正不欲服食寢處無異于平昔然未免節太苦老夫又慮其過毀也夫子稱孝夏峯集

卷七

巽

哉閔子騫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進子游以敬勉子夏以色皆日用飲食之事所謂庸德也聞道丈丁丙艱不葷酒不御內無立異求名之心而有骨立哀毀之實此便是真實學問學問在躬行躬行莫大于孝弟聞之不覺稱快

答戴定園

來書以閑邪存誠相質畧盡其愚夫誠合下渾然不存自存天之事也閑邪存誠以人復天誠之者事大易閑邪以存誠卽所謂去人欲而存天理也人欲去一分天

理自復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全復矣得力處自在閑邪
孔子之改過徙義顏子之不貳不遷曾子之戒欺求慊
子思之不疚無惡孟子之集義慊心總之一閑邪而已
其著落在庸德庸言其功夫在學問思辨德成之後博
而化善世而不伐未成之先不知幾多困勉由愧悔而
憤發鼓風雷之益見天地之心立地便能超凡入聖堯
舜湯文孔顏思孟以迄周程諸大儒總是一個功夫天
地古今一誠流貫原無封畛無悖違只有一邪以障之
舉足成迷骨肉相殘矣閑之熟外邪不能攻內邪不得
起成性存存仍噓天地古今于太和一氣之中所謂反
身而誠樂莫大焉

答張仲誠

夏峯集

卷七

七

手教謂學以學此心不至于天有難已者此言能挾其
要與鄙意正相脗合千聖萬賢總不外是豈獨四子六
經之義焉能出其範圍諸儒或小德之川流或大德之
敦化亦豈能外于此哉僕謂陽明開闡知之統爲後學
闢一生面大破帖括口耳之習學者果能見其確然不
可擬議當下承當則自致其良知卽自信其本心庶天

之所與我者。不至因循半途廢棄一簣。操之在我。窮達何分。時爲平仲晉卿。卽爲平仲晉卿之事。時爲靜修。卽爲靜修之事。時之所遇者在天。而我之所學者。本天而不違于時。此處師友之夾助。自不可少。空谷窮山。何幸來有道之礪勉。僕策燈燭末光。嘗以不學便老而衰。自奮便鴻。望有以教我。

又

手教壘壘。不傍人口吻。至知行合一之說。高明重行字。此尤對學者口耳涉獵之病。僕昔與張東昌屢辯之。伊

夏峯集

卷七

哭

時亦持台意。東昌反覆言之。大旨謂知行並進。庶不躋于一偏。卽如時習當屬之行。而知固在其中。到悅時。則無知行之可分矣。不行固算不得知。不知將質貿然行之乎。如適邦畿者。須先計其路向。酌其資費。勿畏難自阻。必期至于邦畿而後已。去之之時。到之之後。將屬之知乎。將屬之行乎。此陽明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言也。陽明子接聞知之統。私心自信。不敢求他人其信。不意鹿江村之後。再得同心。至判朱王爲二。不欲持二可之說。足見自信其心。僕昔與吾友持之甚力。迄讀晚年定

論暨其全書而後知晦翁之學非後學可輕議涇陽顧子論之頗得其富耳

答魏石生

文武以前道統在上治統卽道統也孔子以後道統在下學統寄治統也大人之實事聖人之說述顯晦殊途本源一致總不出聖學本天一語不本于天則異端耳天一命也命一性也性一善也達而在上與窮而在下一命也性也則同一善也君道以此治天下師道以此覺天下理一而已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孔子論

夏峯集

卷七

巽

行論仁論孝每每問同而答異至微箕比夷尹惠諸聖使其生于孔孟之後當不止如朱陸之異同與朱王之格物也尊德性道問學說雖不一本是一事本人既以相安後世仍然聚訟紫陽格物人謂屬知陽明格物人謂屬行又有謂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正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功始備而密則是二子之說未嘗不合而爲一如春夏秋冬各一其令強而同之勢必不能故非知天必不能知人蓋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耻躬不逮聖人固慮之

矣

與程念伊

頃聞輝縣近奉採訪山林功令欲以豚兒姓名應之某
父子聞之惶竦無地若難以自對對人者敢違鄙衷萬
惟慈鑒某迂拙衰腐濫叨弓旌大典屢矣自愧無能報
稱朝廷異數今八十有六幸以守拙苟全數年來率兒
孫耕野授廩得安半菽是皆明公之賜也某一生於貧
有緣謀生皆自食其力耕鑿洒掃兒孫身自爲之豚兒
博雅在某左右居家則任書記瑣屑之事出門則代僕
力奔走之勞因是學業久荒不能進取年已四十遂成
廢棄今明公何所聞而欲濫膺大典不獨孺子學業未
成行誼未立有辱知人之明而某以耄廢之年父子又
來過情之誚明公相愛在格外尙望相成以德也

復許酉山

嘗思濂溪三箇希字是只要做到天上去天是何境地
人如何可到濂溪此語是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看出
自志學到知天命耳順從心行住坐卧刻刻皆與天遊
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他人皆信不及子思獨從安排不

夏峯集

卷七

辛

得處下箇天命字。從不假造作處。下箇率字。又從一氣
渾然不可名狀處。下箇中字。獨字正是希天嫡傳。曾子
乃於明德卽是希天。須在物上討個諦當。身心意知家
國天下皆是物。格卽神之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謂學
者。不以心爲物役。卻時時與物酬酢。無一事不是分內
須將戒懼之心。時時提起。孝子之事親與仁人之事天
原非歧觀。正札中本體工夫一齊俱到。持此以往。居家
以此。居官亦以此。第求自信。隨時自有證悟也。

寄吳稜季

夏峯集

卷七

至

僕今歲九十有一衰憊之態。與日俱增。近嘗患咳逆之
證。魂夢中猶不絕聲。始覺從前日在疾病中皆屬樂境。
人生眼前之樂。當局者不知大都類此也。所幸心思不
至迷惑任身以內之呻吟身以外之感觸。皆與我了無
關涉。一時雲擾不獨山中不得安枕。耄廢之人亦可無
縈念也。

答李梅村

日來咳逆之病。得平友人見過榻前者。偶論及心性之
旨。或引先儒之言。或出各人之見言。雖人人殊。要須證

之本身方有把柄。忽接手教辭暢而理平足。破世人迂曲之說。見者皆爲解頤病夫。讀之不覺肢體躍起。憶輯宗傳初成。曾攜之就正。滄上老友。伊卽以後渠之言質之。至詆毀青田處。從游者皆爲之色動。極欲削去。某因留此以爲尙論者之公案耳。大凡學問要得其會歸。而論人不可胸中有物。後渠見人言心。便指爲禪學。此是胸中有物不化。故開口便生隔碍。高明已洞見本源。正好從磅商量也。整庵集中論先儒多有指摘。宜乎當日與姚江所見不同。宗傳中評論亦及之。不謂高明暢發夏峯集

卷七

五

其指使後學知所趨向。正可謂後渠整庵二公諍友。近氣弱不能多言筆墨。亦不敢多有負下問。他日當爲再陳也。

答陳子石

程明道云。吾學雖有所本。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凡言學。俱離不得天理。自己體貼。是實下手處。不實去體貼。終是口頭天理。余云。不虛當下。所謂隨時隨處體貼天理也。天理者何。正天地生物之仁。而人之所以爲心者也。知種種之病。盡由不仁。故須慎獨。以仁存心。

明道之體貼卽所謂慎獨也

答趙寬夫錢升階

入道之器樸實聰明固各有說聰明者雖曰躲閃然知其不可躲閃而不躲閃則會得容易其得力不更捷乎顏子聰明天授而以如愚出之故能潛心仲尼而醞釀翁聚處不肯少動彼有聰明而躲閃者乃不聰不明者耳嘗思世界如急流石火全憑幾個至誠聖人運轉其中一起一伏通義皇以來是一個人是一箇心中間雖有屯厄元氣環流上生百世下生百世其在一身如呼

夏峯集

卷七

七

吸有息生死有息四時有消息日夜有消息而惟此至誠一念有無夾雜故無止息也天之清地之甯日之升月之恒山之峙水之流皆一誠焉耳不誠則乾坤熄矣誠以事父則爲孝子不孝便是無父誠以事君則爲忠臣不忠便是無君尊者不問鐘鼓盲者不見天地日月渠自無相干涉耳故曰不誠無物則誠身誠意合千古聖賢發揮此誠字不盡願與吾黨士共勉之王心齋曰天下惟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中庸之誠身身

吾之身也。大學之誠意，意吾之意也。有何費力而難于誠哉。

報范質公

某不肖一經憔悴，半世飄零。顧此下轅，久甘邱園之夢。強來上策，豈効筆墨之靈。乃辱瓊瑤，誼實出于望外。過叨評獎，情更入于意中。感莫知其所裁，德有矢乎永戴。

東茅止生

公生於南南國，未能展公之蘊。天用於北北方，未遽蒙公之休。正於遲回閔惜之中，審其重大艱難之寄。古來

夏峯集

卷七

番

如是，今豈不然。茲於十八之辰，聊以一尊爲具，斗間橫氣色，識玉趾之到門。天外錯雲霞，聽清音之傾座。英名久著，經綸小試於酒籌。雄略具張，風力先觀於觴政。屆期，喁候專役告虔。

柬仇繼軒羅浩軒

海沸林枯，久切兢懼。波平浪靜，暫慰欣私。念二丈名德者年，極一方人靈水秀。一盃一酒，載咏載歌。充集關帝祠中，再遊三教聖地。春且云暮，樂貴及時。以不速之三入，享天下之二老。佳子弟應侍几杖，賢父兄更益精神。

祇此告虔未敢具柬

夏峯集

卷七

五



